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五十二回 老國奸誣奏害皇叔

卻說嚴世蕃乘著任寬醉中，竟不顧得嫩蕊姣花，只自風雨摧殘。那世蕃之巨，倍巨於定親王幾倍，所以大為鑿柄。任寬在醉夢之中痛醒，急欲轉身，卻被世蕃緊緊摟定。開目看時，方才得知是世蕃。此際掙扎不得，復兼酒醉身子癱軟的，只得任其所為。事畢，世蕃起來，那任寬下面已不勝其楚矣。當下任寬勉強起來，不覺掉下淚來。世蕃著意撫慰道：「卿勿怪唐突，只緣卿冷昏迷人魂魄也。」任寬帶怒說道：「侍郎何欺人太甚！即小人不堪憐惜，亦當體念俺家王爺才是。」世蕃道：「我只愛卿，卿何必以王爺壓我？我豈懼此，而斷愛卿之心哉！」大笑不止。任寬帶怒而出，路至園門，恰見任吉在此。此際更加氣怒，乃罵道：「我當日以你為好人，故此認為兄弟。誰知你卻是這般不堪之輩，虧我瞎了雙眼，不識歹人。」一路大罵而去。任吉自覺慚愧，無言可答，只得來見世蕃。未及開口，世蕃先說：「任寬如此矯強，你有何計可使他常在我處？」任吉道：「適間小的正在園門，與他相遇，卻被他搶白了一場，悻悻而去。」

料彼此去，必對王爺說知，因這小事，卻要惹出大事來。」世蕃道：「你且寬心。即使定親王知覺怒了，我亦不懼的。有了我父親及王公公，還怕甚麼？」遂不以為意。

當下，那任寬負痛而回。那定親王正在花園內與諸少年取樂。恰好任寬來到，見了定親王，即忙跪在面前，放聲大哭。

定親王卻不知何緣故，即挽起來，置於膝上，問道：「你好好又不在宅內，到哪裡去來？如何這般光景？」任寬哭著說道：「小的一旦被嚴世蕃欺負。」便將任吉如何引誘，如何被世蕃凌辱等情，一一說知備細，說罷又哭將起來。定親王即將袖兒與他拭淚，又以手探入內衣來，摩至肛門墳起，不覺大怒道：「好好的一件東西，怎麼被他弄壞了？這還了得！」不覺火起，按捺不住。正是：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

卻說定親王忍耐不住，即便吩咐家奴何德道：「你可立即傳齊府中人役，立即備馬，從孤有事去。」何德不敢怠慢，立刻傳喚府中人役，共四十名，各人備了馬匹。定親王即上了馬，令各人都隨他去，逕到世蕃府中而來。

不一刻，已到府門，下馬直奔進去。那守門的如何敢來攔阻，只得由他進去。當下定親王直入內堂，恰與世蕃剛剛對面，撞過滿懷。定親王一見，無名火起，急把他一把捉住，大罵道：「賊子，怎敢如此膽大，欺負孤家！」說罷，發拳就打。幸得眾家人用力攔勸，世蕃見勢頭不好，方得脫手，即往內裡走了，將三堂的門令人緊閉。定親王哪肯罷手，追入裡面。只見門扉緊閉，即令家人用力打開，直闖進去，要找世蕃。誰知此府有後門可出的，世蕃聽見打門之聲，即時已從後門走了。及定親王進來，已尋找不見。

定親王忿氣不伸，乃令眾家人：「把他的眾家人與我痛打一頓！」家人們答應一聲，即奮起拳頭，逢人便打，遇物即毀，鬧了一個翻江攪海，把府內許多物件打得粉碎；一眾家人，又被他們家人打得頭破血流，個個奔逃不已。定親王乘興還要去尋世蕃，卻被眾家人勸阻回去。按下不表。

又說那嚴世蕃出了後門，無處可逃，只得走到父親相府而來。嚴嵩見了，便問何故。世蕃謊說道：「好端端的，不料那定親王率領匪徒百餘人，打進孩兒府中，把物件搶掠。孩兒與他理論，亦被他打了幾拳。若是孩兒走遲了一步，險被他送了性命。現今還在那裡胡鬧呢！」嚴嵩聽罷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這事從哪裡說起？我家與他平日並無仇隙，怎麼青天白日打劫我家，這是何故？」即刻打轎，領著世蕃如飛的趕到新宅而來。

此時定親王已自回去了，只見眾家人個個頭破血流，上前稟說，是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自然加些使人動怒的話頭。嚴嵩聽眾家人之言，勃然大怒；又見那些東西物件，盡行損毀，正是火上加油。即大罵道：「素日與你無怨，怎麼這樣糟蹋我兒家中？你雖是個親王，我怎肯干休！」遂吩咐打道進宮，來見天子。

帝見丞相面色不和，便問道：「太師今日何故不悅？」嚴嵩俯伏奏道：「臣蒙天子厚恩，父子皆叨顯爵。臣兒另有宅第。

不知定親王何故，突於今日率領著不識姓名匪徒，約有百餘多人，打搶進宅，把臣兒扭住苦打。又喝令眾匪將臣兒家人打傷，搶劫一空；其餘搶不去的東西，多行損毀。幸得臣兒走脫，不然亦遭毒手，性命難逃矣！伏乞陛下作主。」帝聞嵩言，不解何故，便問道：「向日太師可與王往來否？」嚴嵩道：「臣向未與王結交。」帝曰：「既沒有來往，必無仇隙。彼何以突然尋禍，只是何解？」嵩乘機奏道：「臣略有聞，伏乞皇上屏退左右，方可奏聞。」帝乃叱退內侍，問道：「卿有何見聞，只管奏來。」

嚴嵩走近御前，低聲奏道：「臣聞定親王素懷大志，不願伏我主之下。每有欲出外鎮之心，以便樹植羽黨，行其大事。

只因皇上不令他出外鎮，不得遂其不臣之志，深怨皇上。久蓄死士於府中，屢欲大舉。只因臣爺子在朝礙目，故此率匪類先欲收臣爺子，以便舉事。惟陛下察之。」帝聞奏，便問道：「他尊朕一輩，朕仰體先帝之心，特封為親王，使這尊貴。奈他忽懷異心，忘本一至於此！太師且退，朕自有處。」嚴嵩謝恩，出宮而去。

帝即宣吏部尚書唐瑛進宮，問道：「諸王皆出外鎮，惟定親王在京，朕恐他不得外鎮為怨，欲以邊藩封之，使其受國，天官以為何如？」唐瑛奏道：「諸王皆可封為外藩，惟定親王則不宜俾以處任，惟陛下察之。」帝問道：「何以不宜出外？卿可細細奏來。」唐瑛奏道：「定親王自幼便無大志，凡事迂腐。

先帝在日，便知其不能為民牧者，故久未受封，只留在宮養閒而已。及陛下登極，方封親王。然王自受職以來，不曾理問外事，終日只與家奴為樂。日夜嬉笑，全然不知一體尊貴。似此若使之外出，只恐徒惹人笑矣。」帝即說道：「卿卻未知王之心，今王久懷大志，欲謀不軌，常以朕不封彼為外鎮生怨。故此在京陰蓄死士，屢欲大舉逐朕。奈有嚴嵩父子在朝為梗，不敢舉動。今將世蕃毒打，並領匪徒將嚴府劫搶一空，其反跡已彰明於外。朕欲除之，卿以為何如？」唐瑛聽了，大驚失色，慌忙俯伏奏道：「陛下何出此言？必有奸臣暗奏矣！定親王乃陛下之叔，何得有此不臣之事？若說別人，臣不敢信，況王乃廢腐之人，豈懂作此事乎？伏乞陛下說明察之，休聽奸佞之言，致傷骨肉之情，則天下幸甚矣。」皇上說道：「卿不必代為飾說，且退出，勿再多言。」唐瑛只得退出宮廷。

帝即命廷尉特旨，即將定親王下獄，發交三法司嚴訊歹情。

那廷尉領了聖旨，即把定親王拿在獄中。次日，三法司再三嚴訊，無奈未定謀不肯承認，要對頭質證。三法司只得奏覆。帝見本上寫：三法司臣為奉旨嚴訊事：案奉聖旨發交定親王發臣等會審謀反實情，臣等遵旨再三研訊，而定親王實無此情，堅不承認，必須質證，方可輸服。臣等只得仍將定親王禁下，請旨早發所指定親王之確證，臣等復訊。使得輸服。

臣等謹奏，伏乞皇上聖鑒。謹表以聞。

帝看畢，遂與奸相嚴嵩商議。嵩曰：「陛下若發臣往彼對質，則廷臣不無私議，臣為陛下謀去親王者，惟陛下思之。」帝聞言點頭不語，良久乃道：「如此，則何以處之？」嵩奏道：「為今之計，陛下可將他本章留住不發，該法司又不敢輕縱之，永遠禁於獄中。臣另有計，可以為陛下除之。」帝准奏，留本不發。

三法司候了半月，不見旨下，各皆猜疑，然不敢再奏，只得任他便了。這定親王在獄中，又不能立見皇上，只得終日愁悶。又想起府中那一班少年，不知如何下落，恐其走了，不得回去作樂，直至淚下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那一位海瑞，在鄂已滿了任，即便請旨回京。皇上心中忽然想起忠直海瑞恰有三載未見，當時即批一道聖諭云：海瑞出按湖廣，於茲三載。在省訪拿匪類，遂致地方寧謐，甚屬可嘉。著即來京辦事。其所遺湖廣巡按一缺，即著嚴世蕃去。欽此。

聖旨一下，那跑折子的官，即便向湖廣復命。不日已至本省，呈繳了回頭折子。海瑞即日打點回京陛見，將印信交送於指揮署

理，擇日攜了家眷起馬。那湖廣百姓個個都來挽留，海瑞俱用好言慰之，竟有流涕不捨者。

不說海瑞回京，一路無事。再說嚴世蕃得了聖旨，滿心歡喜。自思又好訛詐百姓，即日出京。臨行時謂其父曰：「海瑞不日回京，皇上必然重用。父親不可與他作對，凡事稍須依順他一點，兒就放心。」又拜托王惇代為照應一切，方才出京而去。正是：只為尊年遠禍，致教拜囑諄諄。

欲知海瑞回京如何，再看下回便知。